

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

色道尔基 梁一孺 赵永锐

编译评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07.7/6
D2107.2

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

色道尔吉 梁一孺 赵永锐

编译评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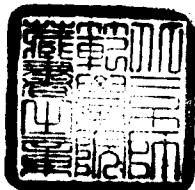


2082666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呼和浩特

826669



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

色道尔吉 梁一孺 赵永锐

编译评注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336千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册

统一书号：10089·181 每册：1.10元



前　　言

蒙古族是我国历史文化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七百年前，这个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一度统一中国，称雄欧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后来，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阻碍了它的发展，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虽然产生过世界知名的古代典籍，诞生过优秀的作家诗人，珍贵的文学遗产在世界游牧民族中堪称一枝独秀，一直吸引着各国学术文化界的研究兴趣，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蒙古族人民却无权享有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对于全国各民族来说，蒙古族的文学遗产也象一颗深埋陈封的珍珠，鲜为世人所知。民族的解放带来了民族文艺的春天，三十年来，濒临泯灭的蒙古族文学遗产得到了抢救、整理和研究，我国多民族的文艺宝库中从此增添了奇珍瑰宝，愈加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

蒙古族文学有近千年的历史。史前期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和歌谣祝赞，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原始人类的渔猎畜牧生活，激烈频繁的部落战争，以及他们要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邪恶势力的美好理想与斗争信念。这是简单社会形态下萌芽状态的文艺，带着幼稚朴野的性质。但是象史诗《勇士谷诺干》、《江嘎尔》这类民族童年期的艺术硕果，却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至今仍然具有

“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从成吉思汗建立起新兴的封建政权，到元朝全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蒙古族冲出了严寒北国的草原地带，同中亚各民族特别是同汉族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并发展起来。这些历史条件造成了蒙古族古代文艺史上一个光辉的时期，其突出的标志是传记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的出现，优秀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和抒情长歌《母子歌》（即《金宫桦皮书》）《阿莱钦柏之歌》等各类民间文学的空前繁荣。这些作品在广阔的幅度上描绘了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反映出民族上升时期的精神面貌。但是从元朝末年到整个明朝，强大的蒙古帝国宣告解体，无休止的混战破坏了稳定统一的社会局面，各民族间的联系也大为削弱，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大批毁于战祸。当然，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在蒙古族各部和各个聚居区，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厌恶混战，向往民族统一，这种强烈的理想和愿望非常动人地表现于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乌巴什·洪台吉》和传记文学作品《黄金史》当中。在这一时期，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经过长期流传而最后定型。这部优秀作品脱胎于藏族同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它的诞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在继承民族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发展繁荣民族文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清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蒙古族的混战割据，社会趋于稳定。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恢复，汉族古典文学（主要是诗词和古典小说）对蒙古族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普及到了广大农牧民当中。但是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也十分严酷，文字狱成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桎梏。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蒙汉文化交流愈加扩大和深刻化，这才为蒙古族近代文学的勃兴、文学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创造了思

想和文化的条件。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尹湛纳希兄弟跃居文坛，以作品的繁富多样、体裁的新颖独创揭开了近代文学的序幕。尹湛纳希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他学习《三国演义》《红楼梦》《镜花缘》，以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历史小说《青史演义》，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运泪》。他的大哥古拉兰萨则刻意学习汉族古典诗词的形式，创作出第一批对仗工整、意境深远的蒙文诗词和绝句，表达了他抗击英寇的爱国热情，不媚世俗的高尚品格。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内蒙古引起了声势浩大的“独归龙”群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蒙古族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世代愚弄人民的佛教也发生动摇。讽刺谴责诗人丹金旺吉拉、贺什格巴图等揭露僧俗封建统治者丑恶本相的诗歌，民间讽刺笑话集《巴拉根仓的故事》，都是这个风云舒卷的历史时代的形象记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蒙古族现代文学以反帝反封建的民间文学为主潮。歌颂起义英雄的著名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格瓦桑布》，矛头直指僧俗封建统治者的《“狂人”沙格德尔的故事》，控诉洋鬼子侵华罪行的鄂尔多斯民歌，以及东北地区流行的反满抗日“国兵歌”，都是发自人民肺腑的歌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蒙古族革命文学在革命斗争中应运而生，其中，“独归龙”运动民歌，大青山抗日故事，以及支援解放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歌谣，至今在群众中流传，成为蒙古族人民的口碑。

二

蒙古族文学是由蒙、汉、藏三种文字的作品组成的。其中，蒙文创作源远流长，数量最多，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文学的民族风格首先是由民族特有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传统造成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毛毡帐篷”“食唯有肉酪”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景色，这些都使蒙古族文学焕发着一种奇异的光

彩，散发着浓重的草原生活气息。古老的民间传说《化铁熔山》描写了原始部落中间野蛮的掠夺仇杀，部落民熔铁开路的集体劳动和他们朴素的民主制。英雄史诗《江嘎尔》中出现的蒙古奴隶制也有其独特的性质，酋长以骏马、鞍具、衣饰交换奴隶，战俘们脸上打着金印替新主人牧牛放马，或者充当家庭奴仆。《蒙古秘史》中展现的社会生活画面更是任何别的游牧民族所不可能具有的：十二、十三世纪蒙古草原上诸部征战的雄壮场面，成吉思汗驰骋万里的“马背生涯”，蒙古十三翼骑兵神奇的战略战术，还有原始社会的遗迹——抢婚，结拜“安答”（盟友），血缘氏族的分配方式和“悬肉祭天”的仪式，等等。这一幅幅奇妙的风俗画和风景画构成了文学民族题材的重要内容，对蒙古族文学民族风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

蒙古族文学传统的主题是崇尚勇敢和力量，赞美反抗和斗争。善长大刀阔斧式地塑造英雄人物，渲染烘托紧张热烈的战斗场面。基调粗犷豪迈，读之令人振奋。古代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中的主角巴特尔（或者是智勇的王子和可汗），作为部落集体力量的化身，总是勇力超群，经过震天动地的一场鏖战，最后降服魔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类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从主要对自然斗争转入对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社会斗争。在成吉思汗民族统一的时代，这些“刚强的蒙古人”使敌人心惊胆颤：“头颅象生铜，牙齿似铁齒，舌头如利锥，心比铁石坚，马鞭赛环刀，饮露而骑风”，“不惜自己的头颅，不惜自己的热血，不知道合一合眼，枕着衣袖，铺着裙子，以流涎解渴，以牙肉充饥，不屈不挠地努力，汗流满面”，为创建新兴的封建国家发挥了最大的历史主动性。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现在行脚僧沙格德尔身上，则是面对着皮鞭、公堂和牢狱也敢于仗义执言，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王爷活佛们鱼肉百姓的罪恶：“同诺颜有仇的人没屁股，同恶狗有仇的人没衣襟。……你们能鞭打我身上的皮肉，难道能把我的思想斩断？你们能抽断我身上的筋骨，难道能把我的嘴巴封

住？”从个人反抗到“独归龙”式的聚众起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反帝反封建的疾风暴雨中，涌现出了一批象席尼喇嘛、嘎达梅林式的农牧民集体暴动的领袖，这些实有的历史人物很快就成为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英雄。席尼喇嘛到处燃起了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斗争烈火，让王爷牧主们心惊肉跳，不得安宁；嘎达梅林“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铤而走险，义无反顾，最后“连人带马投入了西拉木伦河激浪”。需要指出的是，蒙古族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多是被一种崇高的理想所鼓舞，去同丑恶的社会势力或自然力进行斗争。英雄主义总是同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尔基指出，民间文学是同悲观主义绝缘的。这也是整个蒙古族文学最显著的民族特色之一。这种理想，在《江嘎尔》的“阿鲁宝木巴”（北方的天堂）是财产均等，贫富不分，“听不到战鼓的鸣响，没有骚乱，永远安康”，人不衰老，更不死亡，个个“永远象二十五岁的青年一样”。在《格斯尔传》里则是引来大海之水灌溉沙漠，“施用法力把远山变近，把近山变远”，毫不费力地选择水草丰美的牧场。穷困的牧民五畜兴旺，全部落变得富裕强盛。这种理想的归宿，往往表现为大团圆的结尾。英雄史诗都是勇士惩治了害人的魔王凯旋而归，乡亲们为他举行“丰如海潮，广如原野的一场喜宴”，大家“不住刀地吃肉，不停碗地喝酒”，人人皆大欢喜，从此永享幸福。民间故事则是起义的众英雄“一把火烧了王爷府，牧人们个个欢天喜地，当天就分了王爷的牛羊”。古代劳动者的这种乌托邦幻想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是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使疲劳困顿的牧人“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并进而“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唤起他对民族和故乡的无限热爱。

蒙古族文学的民族风格还从它的语言、体裁和艺术技巧方面鲜明地呈现出来。在人民活的口语基础上提炼加工过的蒙古族文学语言早已形成并发展起来，它是一种凝炼质朴、音韵铿锵

的粘着语，最适于表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和他们丰富细腻的思想感情。英雄史诗的语言雄浑壮丽，《蒙古秘史》的语言简炼隽永，民间故事的语言淳朴自然，歌谣赞词的语言刚健清新。这种多样而又统一的语言艺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使接触到蒙古族文学的人仿佛呼吸到了扑面而来的草原气息，亲眼目睹了部落征战中金戈铁马的雄壮场面。蒙古族文学的体裁样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散文形式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记文学、长短篇小说和杂文等。韵文形式有歌谣、祝词、赞词、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好来宝、说书、诗词、格言谚语等。其中，“具有巨大意义的形式”英雄史诗和蒙汉文化交流的产物蒙语说书，以及各类仪式歌都从文艺形式上补充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由于蒙古语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加上自古以来广为流行的朗诵传统（如民间即兴诗人“和乐牧尔齐”吟咏祝词、赞词，“狂人”沙格德尔口诵讽刺谴责诗，宫廷信使以诗句向敌传达讯息，民间节日里德高望重的人诵读《格斯尔传》），韵文作品历史地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形式特征：押头韵（即各行诗的头一个词的第一音节谐音）或头、腹、尾韵并押，四行为节，诗节之间讲究对仗，反复吟唱，重叠前进。富比兴，多夸张。许多作品还采用散韵相间、抒情（韵）和叙事（白）结合的形式：散文为主韵文为辅的作品（如《蒙古秘史》），主要是以散文交代故事刻画人物，以诗歌抒发感情；韵文为主散文为辅的作品（如民间叙事诗《两匹骏马》《嘎达梅林》），其诗歌兼有抒情和描人状物的功能，散文仅起连接故事情节的作用。即使是纯粹的散文作品，许多段落也含蕴着内在的韵律和节奏，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和传诵。

三

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学遗产是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增进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同时也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必不可少的借鉴。

蒙古族文学遗产是整个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艺宝库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很早以来就在祖国得到了保存、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典籍《蒙古秘史》历经数百年的战乱，原本已失传，而它的汉文音译本却被编入《永乐大典》完整地保存下来。《格斯尔传》也是解放后从北京发现了它的后半部，经过合勘整理形成了一个珍贵的版本——北京本。从清朝以来，蒙汉知识分子有愈来愈多的人注重蒙古族古典文献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分别用蒙汉两种文字进行了浩繁的考据、校勘和注释，并写出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序跋和研究论文。全国解放以后，这项工作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里有系统地进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国外，以研究蒙古语、蒙古史和蒙古文学为主体的“蒙古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俄国、日本和欧美各国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不过，相对而言，国内外对蒙古文学的研究都显得薄弱，实际上仍处于拓荒阶段。

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学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同时，系统地介绍评论民族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把艺术还给它的主人——创造艺术的人民群众，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我们把历代蒙古族文学中的优秀之作翻译评注，汇编出版，以期对各民族的读者有所裨益。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神 话 传 说

保牧乐	(3)
吉雅其	(4)
化铁熔山	(5)
阿阑豁阿五箭训子	(8)

歌 谣

牧歌	(12)
阿莱钦柏之歌	(12)
孤独的小骆驼羔	(16)
想娘家	(18)
兴安岭	(20)
别离	(22)
打死骂死顶什么用	(23)
龙梅	(24)
韩蜜香	(26)
求婚之歌	(27)

德丽格尔玛	(29)
送子出征	(31)
清凉酒	(34)

祝词 赞词

祭火祝词（节选）	(37)
甘吉嘎	(40)
吉雅其祝词（节选）	(41)
蒙古包颂	(44)
新房祝词	(45)
骏马赞	(48)
摔跤手赞	(52)
庄稼赞	(53)

英雄史诗

勇士谷诺干	(55)
江嘎尔（第十一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	(69)
格斯尔传（第二章，第五章片断）	(154)

民间叙事诗

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182)
孤儿传	(200)
诺丽格尔玛（节选）	(211)
嘎达梅林（节选）	(226)

说唱文学

一、好来宝

- 绰旺三首 (251)
还是当艺人好 (252)
献给希里布总管的“赞词” (254)
罕乌拉山颂 (256)
毛依罕二首 (258)
虚伪的社会 (259)
黑跳蚤 (261)
包锁柱一首 (264)
暴君土谢图王爷 (264)
对口好来宝
真出奇 (270)

二、说书

- 琶杰一部 (节选) (272)
武松打虎 (273)

谚语格言

- 一、谚语 (283)
二、格言 (288)

民间故事

一、传统故事

- 牧童和骏马 (290)
马头琴 (294)
巴林摔跤手 (297)

智慧鸟	(303)
骑驴赴宴的老灰狼	(307)
一枚铜币	(311)

二、巴拉根仓的故事

摔锅	(314)
让王爷下轿	(316)

三、沙格德尔的故事

沙格德尔为什么是个“狂人”？	(318)
沙格德尔的出走	(325)
王爷和王八	(327)
禁止不了我的思想	(330)

四、席尼喇嘛的故事

乌力吉杰尔嘎拉当“席尼喇嘛”	(332)
一封信	(336)

传记文学

蒙古秘史（节选）	(340)
----------	-------

诗 歌

一、古拉兰萨诗歌

祝灭寇班师还	(352)
太平颂	(354)
魑魅魍魎	(355)
及时雨	(356)
无名隐士	(357)

二、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

三、贺什格巴图诗歌

- | | |
|------------|-------|
| 罪恶的时代..... | (366) |
| 兴旺..... | (367) |

四、嘎莫拉诗歌

- | | |
|--------------|-------|
| 故乡颂..... | (368) |
| 祭旗..... | (370) |
| 可耻和空谈..... | (371) |
| 度过漫长的夏日..... | (372) |

小 说

- | | |
|---------------|-------|
| 乌巴什·洪台吉..... | (374) |
| 青史演义(节选)..... | (386) |
| 一层楼(节选)..... | (405) |

后 记



神 话 传 说

蒙古族的神话传说没有专著流传。除了活在人民口头上的作品，其主要部分还是镶嵌在玉般地保留在《蒙古秘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古代典籍中。古老的英雄史诗也是集纳熔铸神话传说的艺术宝库。

神话产生繁荣在民族统一前的原始氏族社会里。这时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森林狩猎民和草原游牧民在严寒的北国艰难地生产和生活着，频繁剧烈的部落战争又使社会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因此部落民要求征服自然以改善处境，铲除邪恶势力以求得和平安宁，这种强烈的理想和愿望便借助于神话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体现。蒙古族神话触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诸如对日月星辰奇妙变幻的解释，对大地山河、五种牲畜来历的记述，对火的来源及其伟大作用的礼赞，以及对部落征战、血亲复仇的夸张式描绘等等。神话主人公大都是一些力拔山、气盖世、混身放射着神异光彩的牧民英雄或狩猎能手，他们能引来大海之水灌溉沙漠，把不毛之地变成牛羊遍野的肥美草原；他们的神骏比人的思想还快，转眼之间就携带着主人跨山过海，升天入地。从万敌之国掳获首首。战士阵亡，用一片树叶就能让他起死回生；危楼高耸，巧匠把它盖到了离天仅有三指之遥。蒙古族神话这种天马行空般的瑰丽幻想，人定胜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都是为了“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目的是在“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古代劳动牧民和猎人萌芽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在神话中表现得特别鲜明。

传说较神话产生为晚。在后代的流传中，许多神话中的神越来越富于现实中人的品格，而传说中的人则往往被神异化，甚至被擢升为神，这样辗转相因，神话和传说的界限就模糊不清了。蒙古族古代传说大都是记述祖谱世系，奇闻轶事，或者是歌颂英雄行为。有的虽然“与史无征”，从中仍可看到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如关于祖先来历的传说，记载翁吉利惕部祖先是诞生在一把黄金壶中，他们的后裔由此而象黄金那样光辉纯洁、天赋优异，世与翁吉利惕部通婚的成吉思汗世系也据此被称做“黄金家族”。另一个传说认为杜尔伯特部绰罗斯家族的祖先是猎人与仙女所生的儿子，因为有此“半仙之体”而智勇过人，最后终于创立了伟业，赢得整个部落的拥戴。保存在史书中的历史传说可以说是一种形象化的历史材料，有的记载蒙古族的发源地和民族的形成，更多的则是赞誉成吉思汗的祖先和家世。如说一对名叫“苍色的狼”（男）和“惨白色的鹿”（女）的夫妻“奉天命而生”，两人来到斡难河源头生下了成吉思汗的始祖巴塔赤罕。嗣后，其子孙朵奔篾儿干、李端察儿以至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漠北草原上惨淡经营部落，从漫长激烈的混战中生存下来，蕃衍成一个强大的氏族——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核心的孛儿只斤氏。

蒙古族神话传说是古代狩猎畜牧经济基础上培植出来的艺术花朵，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它是蒙古族古代文艺的宝库和土壤，开辟了民族文艺传统的先河。因此，优秀的神话传说至今仍然能够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显示出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